

## 「故事・台灣」2014台灣月・人物特輯(三)

在和陳國慈素未謀面前，聽過光華文化中心主任盧健英這樣形容她：「她完全就是那種我心目中英式教育培養出來的非常香港式 elegant 的女性。」港式的優雅，是陳國慈的重要氣質。而真正見到她，才得知原來她生命中只有18歲前的歲月是在香港度過，之後前往英國升學，成為律師，定居台灣，再也沒回到香港長住。

是今年的台灣月，讓她帶着自己的故事和「台北故事館」的故事回到故鄉。《台北故事館說「台灣老行業的故事」》有點拗口，卻恰恰沒有比它更貼切的名字去詮釋「台北故事館」今次帶到香港百年古蹟「文物探知館」的展覽——而透過陳國慈與台灣，我們終於看到的是因香港而生，又回歸香港的故事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

圖片由光華新聞中心提供

陳國慈是1975年搬去台灣，住在天母的她每天坐車都會經過一棟紅磚灰瓦夾着奶油色的洋樓。洋樓吸引她的首先是樣貌，那是一棟都鐸式風格的建築。她覺得這樣的建築出現在基隆河畔很特別——這裡是台北，不是做過英國殖民地的香港，也不是內地的天津租界——一棟英式風格的老房子，卻偏偏出現。

老房子勾起的，是陳國慈對香港的記憶與深情。

畢業於傳統名校女拔萃書院的陳國慈，成長中一路接受的教育，都是名校複製英國私校的嚴謹經驗，中學時代留給她許多美好回憶，以及常伴一生的優雅特質。這棟洋樓喚起了與她整個成長期如影相隨的英式味道，也讓她意識到，古蹟不是死的文物，古蹟的價值和它的所在地，有感情連結。

從長達三十年的律師生涯中退休時，陳國慈希望自己還能做些真正想做的事。她想做文化方面的事，或多或少和年少未竟的音樂夢有關。她說：「中學畢業時我心想讀音樂，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也收了我，可我父母是很傳統的華僑，爸爸當時覺得『有冇搞錯呀？學音樂成功的話要拋頭露面去表演，更不要說失敗……』我本來以為從小到大都要我學音樂的他會支持我。」

陳國慈就這樣收起了她的音樂夢，但考入港大的她，又決計不想再留香港。故而順從父母的期望，從醫師、會計師、律師這「三師」中擇一，選擇了去英國讀法律。



■當年的基隆河畔，台北茶商陳朝駿的洋樓。（如今的台北故事館）

## 用古蹟去講故事

1995年，很偶然的緣分下，台灣政府花100萬台幣贊助文藝活動建立補助機制，請來有法律背景的陳國慈協助。這段工作經驗，讓陳國慈對台灣的文藝生活多了不少了解，她發現台灣的表演很強，但文化資產很弱。而幾年後當她從法律界退休時，也開始思考自己能做些什麼？

時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台，當時正在做古蹟保育，她認為古蹟需要民間更多人的照顧。於是台北市政府找來陳國慈合作。起初陳國慈以為古蹟項目必須由基金會的名義去做，但按照台灣的法律，其實個人是可以去認養古蹟的。「所以政府那時找我也等於是做個測試，看看民間認養的方式是不是可行？從而大家多一點點選擇？」

最難的部分，其實是在古蹟裡做什麼。有百年歷史的建築，在全世界範圍內做都是那麼幾個模式。一種是英國的回歸古蹟本身，把它變成故居讓大家都來瞻仰，但做了大量review的陳國慈發現「故居，你不會想去第二次。」第二種是歐洲以展示建築為主。再來就是日本的方式：收藏古蹟本身，特殊情況下才開放參觀。當然陳國慈更不會考慮澳門或上海那種「古蹟商業化」的操作，她想要做的，首先是讓古蹟更為台灣社會大眾所重視——讓人們去認識它。但不是只看死的建築，而是把古蹟定位為「發言人」，讓人們透過古蹟，獲得更多的文化感受。

「最初我們策劃時，最樂觀覺得一年會有800到1,000個人來，但後來最高峰時段一年幾百萬人來。」既要讓觀眾有興趣來，又不商業化，陳國慈找到的方式是將古蹟變為一處文藝空間，用講故事的方法帶領觀眾重溫過去，重溫那些百年前的生活主題，使死板建築變成歷史舞台，娓娓道來一個個動人故事。

陳國慈說：「有一天我去見龍應台，講我的構想給她聽，她聽完後說，這房子本來就是個『故事館』啊。所以我一直認為，《台北故事館》這名字是龍應台取的。」以懷舊為出發點，回顧百年生活議題，並以各種文藝活動去呈現。季度展覽是主軸，伸延出各種相關活動，配合對古蹟的導覽和介紹，這就是今天的台北故事館：台北市最美麗的英式古蹟博物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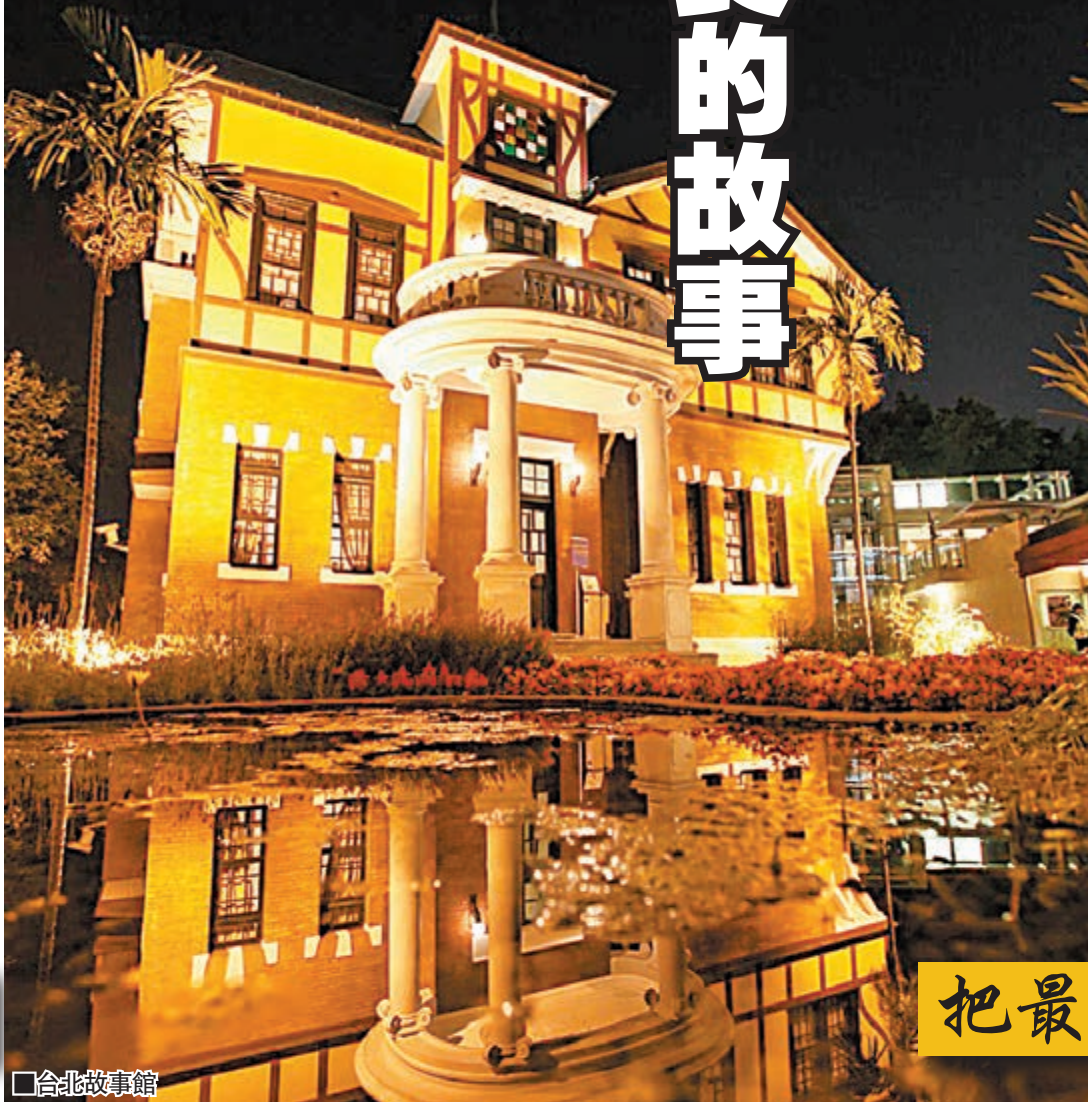
■美麗的工藝活字印刷——鑄字行。（丁雲山攝）



■台北故事館館長陳國慈

## 陳國慈

## 「台北故事館」館長的故事



■台北故事館



■肖像畫（許伯鑫攝）



■鐘錶行（鄭志宗攝）

## 「好美的經驗」帶來「回頭客」

老房子的第一位主人是茶商：「永裕茶行」經營者陳朝駿，因而每個月故事館都會有茶藝表演和茶道課程。同時每個月也有文學沙龍、名作家朗讀、音樂表演……雲門、朱宗慶、胡德夫都來過故事館，陳國慈絞盡了腦汁用各種方法讓人不停地一來再來。周末觀眾多時，更闢出小花園讓孩子有空間玩耍。

古蹟的受眾年輕化，也是她一直思考的問題。故事館第一次做民調時，參觀的觀眾平均年齡是55歲。「我們就想針對不同族群去策劃展覽。譬如舉行算命展覽——沒人用展覽的方式去present過算命這件事。」故事館把算命展策劃得好玩到不得了，一進門先給你張單子，你要了解自己的星座八字，是幾兩幾錢命，就要從七個不同空間中去找答案。解答全都湊齊，命也就算出來了。

陳國慈說：「三年前我們再去回顧觀眾的平均年齡段，已經降到了我們最偏愛的30-35

歲。」

為什麼偏愛這個年齡段？「因為這代表了上下三代的觀眾都被連結起來，父母高堂和家中小朋友，都可以跟着這個年齡段的觀眾，一起來故事館。」就這樣，故事館實現了陳國慈的「回館論」，最高有時達到百分之六十來參觀的觀眾都是回頭客。

她一直認為「古蹟文化要變得有生命，而不是死守建築。」她也確信如今故事館證明了「可以在不偏離歷史的前提下，balance到觀眾的興趣。」她說，她一直相信「文化娛樂」這個概念。最喜歡聽到觀眾在看完展覽、看完老電影、在推廣台灣歷史的小書店買完書後脫口而出「這是一場好美的經驗」。

陳國慈一直憧憬西班牙那種「整個城市就像一個博物館」的氛圍。她認為在台北做「城市博物館」的意義，就是多了一個公共空間讓市民可以去。



■吳淑惠 迪化街街景

## 「生活在台灣的香港人」



■段安國 賣玉蘭花小販



■台北故事館內景



■葉發原 皮雕——菜販



■賣斗笠小販（張才攝）

## 把最美好的故事帶回家

一年前，當陳國慈得知自己要帶「台北故事館」的故事帶回香港時，她就在思考，可以帶什麼給香港？

而地處九龍公園中的香港文物探知館，雖然有百年歷史，但按陳國慈的話說：「說好聽些是大多數人都不知道，但實際情況是根本就沒人聽過。」她覺得可惜。「實際上香港政府花了很多資金去打理和發展那個館，聯合國都曾經表揚過其中的文化努力。」但哪怕去九龍公園的人，都不見得知道這個館所在。

所以陳國慈真正希望帶回故鄉的，是人們對古蹟的重視——透過台北故事館的到來，讓香港看到屬於自己的「故事館」。

「台灣老行業的故事」找來五十位藝術家，去介紹四十個栩栩如生的老行業，讓人們看到舊時技藝，重溫舊時記憶：賣雞毛撢子、賣玉蘭花、賣斗笠、賣藥、賣菜、賣蛇肉小吃的小販，擦皮鞋、鐘錶行、鑄字行……回味歷史最終指向的驚喜是「懷顧為了重生」。老行業在台灣日漸變成新的開始——在大稻埕在迪化街，愈來愈多的傳統行業變成走在時代前端、重新為人所關注的「新行業」。

古蹟也好，老行業也好，傳達的共同信息是「面對歷史，會看到光明」，看到新的希望。

如今的陳國慈，稱自己是「生活在台灣的香港人」，她說香港是童年的家，永遠也替代不了，而台灣則是生活的地方。離開香港半個世紀的她，這些年從未在香港長住超過一周，但每次一出香港機場上的土時，司機都當她是本地人，以為她是回家，跟她講今日不會塞車，「好快就返到屋企啦。」但她內心知道，香港從她18歲之後，就不再是自己地理上的「家」了。

香港只是一直都是她心裡的那個「家」，生命最初的「家」，所以把最美好的故事帶回家。



■賣蛇肉小吃（黃伯驥攝）



■吳靜芳 紙雕——賣雞毛撢子小販